

# 英法少女的飛吻

樂恕人

## ——抗日勝利在歐洲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五頁)

### 離親別侶飛往英倫

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夏，在納粹德國剛剛投降後，我從陪都重慶趕到了倫敦。早就在歐洲戰區 (European Theatre) 等候我的兩位老友——毛樹清和陸鏗——已經隨美軍進入了剛被佔領的德國首都柏林。

我原在中緬印戰區 (China-Burma-India Theatre) 隨「中國駐印軍」的雄師勁旅，反攻緬北，同滇西遠征軍夾擊日軍；企圖打通中印緬邊區，搶築雷多公路 Ledo Road 即我們所要積極建築的「中印公路」。依照盟軍當局在重慶召開的軍事會議所決定，一俟中印公路完成通車，美國即當以最新武器等，援助中國，建立擁有最新式裝備的四十個師；然後立即展開從中國大陸上反攻日軍的全面攻勢。收復華南、華中、華北……再進而出擊東北，配合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越島進攻，準備打垮日本帝國主義者，恢復亞洲的和平秩序。

我一以英國簽證未能早到，一以那時正在戰爭與愛情同時並進的情況下，從緬北回重慶

，戀戀於兒女之情，不忍立即就道。

及至身任重慶世界日報 (剛由成舍我、程滄波、趙敏恒所創辦) 和昆明中央日報 (由錢滄碩所主持) 駐歐洲特派員，我即暫別親舊和愛侶，取道昆明飛往印度的第一大城加爾各答 (日軍截斷滇緬路後，我抗戰中國通往歐美的主要航空路線，要飛越被稱為駝峯的喜馬拉雅山脈。) 再乘英國航空公司 (BOAC) 的水上四引擎巨型客機，飛往倫敦，晝飛夜歇，五天之後，才到了目的地。

### 渾身是勁好不快活

第一件重要的採訪，便是歐戰後英國舉行總選舉，其次才是轉往柏林，報導波茨坦三巨頭會議。那時期，日本還沒有投降，而英國在全世界，特別在遠東還有許多殖民地；所以當年的大選，非常重要。我趕抵倫敦，正碰上保守黨在邱吉爾領導下，贏得了對德國的全勝；只待擊敗日敵，便大功告成。邱吉爾的聲威萬丈，我趕到倫敦，正好他在作最後三天的競選演說，身穿禮服頭戴高帽，一手拿雪茄，一手作V字形 (代表

Victory)，我追隨在他車後，為他拍照，為他紀錄新聞。我的兩耳，充滿了英國人民狂呼亂叫的聲音：「邱吉爾萬歲！萬歲！」

投票後，兩位老友都從柏林來到了倫敦，樹清和大聲 (陸鏗的號，是于右老為他取的，說他任重慶中央廣播臺的總幹事時，對全國播講新聞，聲音宏亮，是對「抗戰建國」的工作發為「大聲疾呼」之意) 責備我姍姍到歐，等得他們好不耐煩。

有一晚，駐英大使顧少川 (維鈞) 賢伉儷在官邸擺筵一桌，歡迎我們「三劍客」。作陪的有在大使館掛了一名參事銜，而實際擔任中央宣傳部駐倫敦辦事處主任的葉公超先生和他的助手，該處編譯朱撫松兄。毛、陸二兄從柏林帶了許多戰利品到倫敦，當晚在酒席上贈送。其中最受歡迎的，要算希特勒政府的各式各樣的勳章了。

宴後次日，我們「三劍客」在英國陸軍部領得盟國記者隨軍證，換上英國軍官的制服，訂上深綠色的肩帽章 (War Correspondent)，搭上軍機，飛渡英法海峽。在巴黎郊外的歐爾機場下了機，足踏歐陸，身臨巴黎，那年我們正當

「而立」前後，精神抖擻，渾身是勁，好不快活人也！

一出機場，就遭遇到一記悶棒，也可以說是遭受了一次迎頭痛擊！

法國報童在叫着賣號外，急忙買來一看，雖然我們僅略知法文；但既曉英文、法文也會有概略了解。原來，英國總選舉揭曉，邱吉爾的保守黨竟然大敗，工黨的艾德禮舉了冷門，上了臺。我的天，這成甚麼話？這可還了得？我不遠萬里而去的第一次重要採訪，和邱吉爾一樣，竟至慘敗了！

## 進入巴黎探奇獵艷

還是毛樹清、陸鏗勸我，不要沮喪，試問這次大選，全世界除了英國工黨自己外，誰說過他們會擊敗邱吉爾？我聽了才破愁顏為歡笑，驅車進入巴黎，探奇獵艷去了。

從柏林採訪了波茨坦三巨頭會議，回到巴黎小憩。因為我們盟軍戰地記者的總部設在巴黎市中心區大旅舍 (Hotel Sauribb)，到歐陸各地採訪，除了蘇聯佔領區外，統統都由當年在歐洲最權威最神氣的艾森豪元帥總部 (SHEAF, Supreme Headquarter of Euro-pean-American Forces) 的新聞處負責。比方我們要去柏林，先申請旅行證 (Traveling Order)，然後由該處指派交通工具坐位，乘機、乘車前往目的地。

八月初的巴黎，似乎並不太炎熱。我們三劍客忙裏偷閒，有天下午坐在香榭麗舍大道的人行

道咖啡座上，喝着冰涼的葡萄汁，一面說說笑笑，一面欣賞來往的紅男綠女。突然，又叫起號外來了，我們又緊張起來，此番不知又是那樁大事發生？

買來一看，天呀！這真是那兒採訪得到的天字第一號大新聞！

美軍在日本廣島市，投下了歷史性的新型炸彈，名為原子彈 (Atomic Bomb) 其威力等於二萬五千噸的黃色炸藥；廣島市已被炸成一片焦土，死傷不明！

我的天！四週的法國人在交頭接耳，面帶驚異之色，一面看號外，一面嘴裏嘖哩咕嚕。我們立即付了錢，叫部計程車趕回新聞處，各國記者早已擠得水洩不通。當班的美國軍官，則以興奮而又茫然的表情，對大家不斷地宣佈：無可奉告 (No comment)。

我們根據了法國號外和法國人的表情，向重慶和昆明拍發了緊急新聞電報。當年我們奉派出國，報館老闆極為吝嗇，買路費生活費的外匯，是自己付的錢。因之，從旅費、生活、零用、航空郵資全靠自己付款。連昂貴的新聞電報也由自己掏腰包。重慶昆明各報當局，對堂哉皇哉的駐歐洲特派員，實在未免太無氣魄。

當晚，三劍客到友人蕭石君、黃蘊之家晚餐，大家暢飲談，判斷日本在幾天內，一定會接受波茨坦會議時由中美英三國元首名義發出的投降宣言——無條件投降！

繼續採訪中，九日美軍又在日本的長崎市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。接着，北方的赤熊，眼看日

本即要投降，不顧日蘇三十年互不侵犯條約，突然進兵偽滿洲國——中國的東三省——趁機打劫，把日本的關東軍打得落花流水後，再把工廠機械設備搶奪回蘇聯。種下了日後扶植中共林彪部隊，向政府挑戰叛亂的惡果。

## 懸旗慶祝日本投降

十日，三劍客正在某條大道上，走向新聞處所在的旅舍。突然有人在後面呼叫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法國警察，氣吁吁地向我們跑來。我們停下用英語夾一點法語問他何事？他也用法語夾一點英語告訴我們：剛才在派出所收聽廣播，日本皇帝宣佈投降了！他一面驚喜交集着說，一面還用手在頸部直抹，表示日本完蛋了！

我們和他緊拉着手大搖了一陣，立刻加速回到旅舍，探聽詳情，再發新聞電報。下午上街，已經有不少地方在懸掛國旗（全世界最懂懸旗藝術的是法國人），慶祝日本投降，也就是慶祝世界大戰終於打完了，同盟國終於打勝了！

過幾天，我去了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，毛、陸則已去過改赴丹麥等地，我們三人暫時各奔前程。到了比京，住在盟國記者招待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在一面盥洗，一面聽取「新製項下」的乾電池收音機（那時期，電晶體尚未發明，比較大型的乾電池收音機正開始流行全球。）的短波廣播；忽然，倫敦BBC報告大新聞，播出盟國當局已經正式接受日本天皇所宣佈的決定，依照中美英三國領袖的宣言，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。

我立刻穿好衣服，拿了照相機，外出直奔中國大使館而去。北京街頭正在懸旗，滿街軍民，包括英軍、加拿大軍和比國軍人。不少人向我招手致賀，還有些比國小姐，看着我這個黃臉孔穿美軍軍裝的中國記者在獵取鏡頭，直向我投以飛吻，我忙得應接不暇。

在街頭，遍找中國國旗不得，正以為惱；忽然，抬頭一望，遠處一家大樓上，高處當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，兩旁下面是英美的，再兩旁才是比法的。大為興奮，立刻跑過去拍了幾張寶貴的紀念照片。

走到中國大使館，門口正在懸掛兩面大幅的國旗。投刺而入，金問泗大使急忙出迎，握手互慶。比國國家廣播公司及幾家報刊正來訪問錄音、拍照。他送走了比國新聞記者們，已是午餐時候，金大使伉儷遂邀請我同進勝利慶祝午餐，以紅色葡萄酒，佐以炸全雞同食，歡談暢飲而別。

### 蛋糕重見五色國旗

第二天早晨，按原定計劃，由駐防比國英軍派小型客機一架，專程送我到荷蘭的大城，有加拿大駐軍機場的烏特勒支。當晚遇上勝利大遊行，情況非常熱烈，因為荷蘭在遠東有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羣島（那時尚未獨立，獨立後始成今日的印尼）為日軍佔領。日本既然投降，荷蘭當然歡欣萬狀。

我去為遊行的隊伍拍照，當他們發現我是從遠東去的中國戰地記者後，羣衆把我攔將起來，

雜在他們隊伍中，一面行進一面不斷高呼：

蔣介石萬歲！蔣介石萬歲！

第二天到荷蘭的首都海牙，拜會了中國大使董霖夫婦，暢遊暢談了一天，再直接飛回巴黎。加拿大軍方對我極為週到親切，所有住、食、行全由他們負責。回到招待所，碰巧毛陸二兄也回來，遂相約作小國盧森堡之遊。這個小國介於法德比荷四國之間，小得可愛。在她的首都都有美軍司令部，我們特別去拜訪；那位上校司令，聽說有中國三劍客去訪問，連忙出迎，親熱得無以復加。立刻令廚師準備午餐，拿出法國最好的葡萄酒和白蘭地來，大家舉杯慶祝戰勝日本。飯後，送上一個很大的蛋糕，上面有用彩色奶油做的中國國旗。我的上帝，那面奶油中國旗，竟然是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，是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前的國旗。

我們祇好向主人先致謝，再說明國旗弄錯了。美軍司令大表歉意，說是廚師有誤，來不及改做青天白日滿地紅，請我們特別原諒。

### 錯失英國少女狂吻

當晚回到巴黎，過不兩天，駐法大使館舉行祝捷酒會，盛況空前。錢泰大使在那晚是最高興最忙碌的主人。鷄尾酒會上，樂聲悠揚，大家翩翩起舞。我們三劍客之外，又多了一劍客，乃中央社駐歐特派員余捷元兄是也。我們四人合攝一影，留作寶貴紀念。同時，我們四人身着美軍戰地記者制服，成爲中法來賓注目的對象。不少英法貴婦少女自動來約共舞，親熱友愛親吻，頗爲

反常云云。大使館慶祝會後不多日，我和余捷元兄合流，毛樹清、陸鏗又成一組。我們倆人取道奧京維也納，進入東歐鐵幕，採訪匈牙利在蘇軍佔領上的選舉狂潮，再去南斯拉夫訪問舉世聞名的反蘇而又是共產國家元首的狄托將軍。

這次重要的旅行，我和余捷元兄成爲進入東歐鐵幕的頭一批中國記者。但我們却失去了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，那是：

倫敦舉行盛大祝賀戰勝日本的遊行，英美中蘇四大同盟國和其他各國的代表隊，依次序在白金漢官大道上行進。兩旁數十萬的觀衆，狂熱歡呼。身着軍裝的各國武官行列，被瘋狂似的英國少女們，衝破警察的秩序線，跑上去擁抱着各國武官們狂吻，把那些武官們吻得盡成了粉紅色的關公。

可惜我和余捷元兄正在匈牙利的京城布達佩斯採訪反共、反蘇的競選大遊行，毛、陸二人也去了捷克、波蘭。不然，如果我們去了倫敦，就憑那一身美式戰地記者軍裝，該排隊在武官行列之後。如果高舉着戰地記者的橫額，參加遊行時刻，也會同樣被英國少女們爭吻，吻得滿臉通紅呢！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 
本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  
一，即可收到書刊。